

目錄

卷二十六 韓策一 二十五章

卷二十七 韓策二 二十二章

卷二十八 韓策三 二十四章

卷二十九 燕策一 十五章

卷三十 燕策二 十四章

卷三十一 燕策三 五章

卷三十二 宋衛策 十五章

卷三十三 中山策 十章

卷二十六 韓策一 二十五章

韓取成皋

大成午從趙來

魏之圍邯鄲

申不害相韓昭侯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

宣王謂膠留

張儀謂齊王

楚昭獻相韓

秦攻陘

五國約而攻秦

鄭彊載八百金入秦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

宜陽之役

秦圍宜陽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

秦韓戰於濁澤

顏率見公仲

韓公仲謂向壽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

韓公仲相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

或謂魏王王倣四疆之內

觀鞅謂春申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

韓取成皋

韓康子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韓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眾，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

大成午從趙來

韓昭侯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

韓昭侯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聞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黽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應增因）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不害相韓昭侯

韓昭侯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應作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

，視次弟。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

韓昭侯

蘇秦為楚（趙之誤）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或作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陁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或作帖）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膊（應衍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鍪、鐵幕，革抉、呿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

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應作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

韓襄王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或作非菽而麥）；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或作鷙）之士，跼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跌

（應作蹶）後，蹄間三尋（應增騰）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或作粟）林之苑

，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或作成）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或作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

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宣王謂繆留

韓宣惠王

宣（或作韓）王謂繆留一又（或作繆，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或作闔，厂弓）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或作驕）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張儀謂齊王

韓宣惠王

（或增謂）張儀（或增臣）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

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

韓襄王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或刪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

韓桓惠王

秦攻陘，韓（或衍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為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

韓釐王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皋。魏順謂市（或作沛）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或作若）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應作四）國重王，

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

鄭彊載八百金入秦

韓襄王

鄭彊載（或作以）八百金入秦，請（應衍請）以伐韓。冷（或作冷）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或作伐）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應作角）。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

韓襄王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應作西）請秦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

韓襄王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應作市）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

韓襄王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或作地）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應增趙）為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

韓襄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赫（或作聊）為公仲謂秦王曰：「明（應作朋）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秦韓戰於濁澤

韓宣惠王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應作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

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或作向），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為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

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因之誤）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

楚王大說，乃徼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或作多車幣）。謂韓王曰：「弊（敝之誤）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弊邑將以楚殉韓。」

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或作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

，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

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應作朋）也。

顏率見公仲

韓宣惠王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共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陽（或作傷）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應增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韓公仲謂向壽

韓襄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或作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鬪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我謁之。」

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或作赫，奭）；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茂之誤）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或作若）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

，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或作待）楚，是外舉不辟讎也。

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

。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

韓襄王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生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歡之誤）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

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或作赫）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臣請為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不（應作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應衍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久（或作必）離兵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為韓取南陽

，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郤下一、（或作欲，却，拒）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為令韓以（應衍以）中立以勁（應作攻）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韓公仲相

楚頃襄王

韓公仲相（應衍以上四字）。齊、楚之交善秦（應衍秦）。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應增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

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或作和）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應增信）明矣。齊、楚（應衍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

楚考烈王

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弊楚也。強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魏王王倣四疆之內

魏安釐王

或謂魏王：「王倣四疆（應作疆）之內，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應作繫）之。臣為王之楚，王胥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為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內，數萬之眾，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觀鞅謂春申

楚考烈王

觀（或作魏）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或作黽）隘之塞，不使（應作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

、鄢陵與梧，割以予秦，（應增相）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鬪之日也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

韓襄王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為（應增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應作朋）之反也，常仗（或作杖）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

卷二十七

韓策二 二十二章

楚圍雍氏五月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

公仲為韓魏易地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

襄陵之役

公叔使馮君於秦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

謂公叔曰乘舟

齊令周最使鄭

韓公率與幾瑟爭國鄭強為楚王使於韓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

齊明謂公叔

公叔將殺幾瑟

公叔且殺幾瑟

謂新城君曰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

幾瑟亡之楚

冷向謂韓咎

楚令景鯉入韓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

史疾為韓使楚

聶政刺韓傀

楚圍雍氏五月

韓襄王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轂。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轂。臣聞之，唇揭者其齒寒，愿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眾矣，獨尚之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

「妾事先王也（或作日），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應作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眾，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

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或作之，智）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

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

韓宣惠王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或作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或坐待）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受之，公不能救也。」

臣惡其事。司馬康（或作庚，唐）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時期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或增臣）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魏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為韓魏易地

韓襄王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應作復）反，且示天下輕共，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或刪地）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

韓襄王

錡宣之教韓取秦，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為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

韓襄王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或作咎），必以兵臨魏。公何

不令人說昭子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以太子扁、昭揚（應作陽）、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

韓襄王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或作辰），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

韓襄王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為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限之誤）秦，毋秦患而得（應作德）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應增事）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

韓襄王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應增為）辯（或作辨

（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

韓襄王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或作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應增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

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或增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

「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必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為楚王使於韓

韓襄王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應作彊）為楚王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合（應作命）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強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世子得

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應作幸）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

韓襄王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應增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

韓襄王

齊明謂公叔曰：「齊遂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

韓襄王

公叔將殺幾瑟也。（應增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

韓襄王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應增陰）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眾，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

韓襄王

謂新城君曰：「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為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失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眄（應作盼）楚，楚必重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

韓襄王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教（或刪教）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

韓襄王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應作已）。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

韓襄王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楚令景鯉入韓

韓襄王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

韓襄王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或作立）車百重（應衍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或作曰）也以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史疾為韓使楚

韓桓惠王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奈何？」頃間（或作聞）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或作之）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鳥，鵲不為鵲也。」

聶政刺韓傀

韓哀侯

韓傀相韓（或作韓相俠累），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

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應增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恠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

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讎，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特以為夫（應作丈）人粗麤糲之費，以交（或作反）足下之驩，豈敢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應增屠）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雖（應增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

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或增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或增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

（或作列）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應增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姊（或增嫫）聞之，曰：「（或增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

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應增聶）政之能，乃其姊者，以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

卷二十八 韓策三 二十四章

或謂韓公仲

或謂公仲

韓人攻宋

或謂韓王

謂鄭王

東孟之會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

秦大國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

或謂韓相國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

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

客卿為韓謂秦王

韓珉相齊

或謂山陽君

趙魏攻華陽

秦招楚而伐齊

韓氏逐向晉於周

張登請費繇

安邑之御史死

魏王為九里之盟

建信君輕韓熙

段產謂新城君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

或謂韓公仲

韓襄王

或謂韓公仲（或作中）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應增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應增兩）束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或作豨）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

韓襄王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應增今）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

。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天下結怨構（或作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ㄨㄟㄨ），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倂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啟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或增先）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人攻宋

韓釐王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應作代）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應作固）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鞶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鞶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

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謂韓王

韓釐王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於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應作痛）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己，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

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

韓釐王

謂鄭王曰：「昭厘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厘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或作俛）於人一下

，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厘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厘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

「昔者，（或增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千（十之誤）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

。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應作謂）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

韓釐王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蹴（或作蹙）哀（或作列）侯而殪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眾無不聽令者

，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哀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欲其尊哀侯也。今日（或作曰）鄭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應增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王之亶，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辟（應作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或刪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

韓桓惠王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強為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

韓釐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或增韓）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

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為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生物善為計者，不見內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

韓襄王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或作鄆），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

已與魏矣。以為不然，則蓋（或作盍）觀公仲之攻也。」

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或謂韓相國

韓襄王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

韓襄王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或作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敝）之誤

（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眾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應衍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士（應作仕）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

韓襄王

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珉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又奚為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或作今）安伏？」召韓侈而仕之。

客卿為韓謂秦王

韓襄王

客卿為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誅之。（應增以）秦之強，首之者，珉為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或作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應作反）魏者，以為成（或作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群臣比周

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或作赫），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茂之誤），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群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應作攻）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國以（應作以國）侍（或作待）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

韓釐王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大（應作又）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或謂山陽君

韓釐王

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應衍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

韓釐王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王使乎？冠蓋相望，告弊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

楚懷王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應衍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為公說秦王。」

韓氏逐向晉於周

韓宣惠王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應增使）成恢為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曰：「諾。」成恢因為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應作由）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請費縹

韓桓惠王

張登請（應作謂）費縹，曰：「請令公子年（或作牟）謂韓王曰：『費縹，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為三川之守。是縹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為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

安邑之御史死

魏安釐王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為之謂安（應增邑）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魏王為九里之盟

韓昭侯

魏王為九里（或作重）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熙

韓桓惠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為謂建信侯（應作君）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憂。」

段產謂新城君

韓襄王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

秦昭王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繆牽長。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或作維）行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繆牽長也。』」

卷二十九

燕策一 十五章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

燕文公時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

宮他為燕使魏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

燕王噲以國讓子之

初蘇秦弟厲因燕自子而求見齊王

蘇代過魏

燕昭王昭賢謀伐齊

齊伐宋宋急

蘇代謂燕昭王

燕王謂蘇代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

燕文公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或衍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疋，粟支十（或作二）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粟之誤）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與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

，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或作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眾，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

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

燕文公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安輕。今君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

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

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應增之），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

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

燕文公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

燕文公時

燕易王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

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吊。齊王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

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

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鳥喙之類也。」

秦王曰：「然則奈何？」

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

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

燕易王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

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或作官）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

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應衍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飧（ムム應作飧），汚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楊（應作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惡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或衍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

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

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

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ム）酒進之，妾知其（應增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其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

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

燕昭王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歡（彳亍乚），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歡。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代王（或增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

「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人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或增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說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宮他為燕使魏

燕子之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實。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

燕王噲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

「

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

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

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

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或作齊）報齊，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或刪以上五字），妻自組甲繁，曰有大數矣，有之乎？」

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或作報）也。直患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或作報）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

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積散。西困於秦三年，民憔悴，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或作西）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

王曰：「吾聞之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

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

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

曰：「內寇不與，五敵不可距（應作拒）。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噲以國讓子之

燕王噲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或作閔）王復用蘇代。

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遣蘇代百金，聽其所使。

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

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

或曰：「禹授益而以啟（應增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應作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或增里）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

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

，則唯太子所以令之。」

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或作恐），百姓離意。

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應作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上）

燕王噲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

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持（應作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下）

燕王噲

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

，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和，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伐（代之誤）之宋，宋善待之。

燕昭王昭賢謀伐齊

燕昭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ㄨㄟㄨ）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應刪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

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者，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或刪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呬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

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

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

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十二年，燕（應衍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齊伐宋宋急

燕昭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奉之誤）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

「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

使使（或作之）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應作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令之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或作德），因驅（或作馳）

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并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屨。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或作代）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受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謂燕昭王

燕昭王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若曾參、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己，則不過養其親其（耳之誤）。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

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耳，何為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為別馬（應作駕）而朝矣。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或作其）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

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登丘東嚮而嘆，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

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應刪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應作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

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應增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眾人。足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

燕昭王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一ノ）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丁口弓、），弊（或作敝）而不售

。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卷三十

燕策二 十四章

秦召燕王

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上）

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下）

蘇代為燕說齊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

陳翠合齊燕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

燕饑趙將伐之

樂毅報燕王書

或獻書燕王

客謂燕王

鷸蚌相爭

齊魏爭燕

秦召燕王

燕昭王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

「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

「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為宜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枳（或作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鉅戈（或作戟）在後，決滎（滎之誤）口（或作滎陽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齊救（或作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或作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那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

「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或作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隘為楚罪。」

「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應作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應刪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或作譙）一么ノ石，遇敗於馬陵（或作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或作南陽）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隘（應作阬）。』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繡，母不能制（或作知），

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陸（或作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或作議）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上）

燕昭王

蘇代為（或作謂）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

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應作令）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或增者），蘇子也；與齊王謀道（應作遁）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為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令（今之誤）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

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下）

燕昭王

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或作玉）曰令說（兌之誤）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或作必）不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知（或作如）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

「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或作脩）也，死不足以為臣患；逃不足以為臣恥；為諸侯不足以為臣榮；被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

「臣以為不若逃而去之。臣以韓、魏循自（或作日）齊，而為之取秦，深結趙以勁（應作勤）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為之（或增不）累燕，奉陽君告朱謹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予（應作子）相，又不予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為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或刪以上六字），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伯（或作柏）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

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應做載）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為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

卒絕齊於趙，趙和於燕以攻齊，敗之。

蘇代為燕說齊

燕王噲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或衍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應作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萬鎰，以為馬食。」淳於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

燕昭王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間之誤）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

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應作故）地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

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

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應作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

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身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

燕昭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

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鄆（或作貿）臣。臣之所重處重卯（或作卯，留）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眾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剗刈（一、\、）者（或作列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或作其）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應衍王）不（應衍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踐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或增用所善王欲）用之，則臣

請為王事之。王欲驛臣剗（專之誤）任所善，則臣請歸驛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陳翠合齊燕

燕王噲

陳翠合齊燕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

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鷺之餘食，不宜懼。懼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

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羣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或刪而封之）也。（應增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

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為行具。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

燕昭王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或衍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

燕饑趙將伐之

燕昭王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這皆從事於除患之道（或作遣），而先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

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或作乘）王之西（或作北），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樂毅報燕王書

燕惠王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欺（應刪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應作乘）燕之弊以伐燕。

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生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郤（應作隙），遂捐

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區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或作趙），宋（應衍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

國（或作齊）。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曆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皇（或作簞）。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愜（或作順）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

「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五（應作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或作寤，計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應作化）。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

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或獻書燕王

燕昭王

或獻書燕王：「（或增燕）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

「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應增者），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

「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或增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或作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

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客謂燕王

燕昭王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眾，猶鞭笞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眾，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末，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或作十五）乘，南使於齊。

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眾，猶鞭笞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匱（一弓√），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

，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與（興之誤）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

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鷸蚌相爭

燕昭王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王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拊（或作箝）其喙。鷸曰

：『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應衍故）願王之（應衍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

燕昭王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子（或作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得趙（或作燕），齊遂北矣。

卷三十一

燕策三 五章

齊韓魏共攻燕

張丑為質於燕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

秦並趙北向迎燕

荊軻刺秦王

齊韓魏共攻燕

燕昭王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植之誤）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ㄇㄣˊ）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或作軍）騎，暮以燭見（或衍見），通（或作見）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張丑為質於燕

燕惠王

張醜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剖子腹及（或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

燕王喜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

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鄣，使慶秦（或作卿秦，慶奉）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鄣，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

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應作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

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應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任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或作孰）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應作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應增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

，未如商容、箕左之累也。然則不內蓋（或作盡）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遇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

（應增而）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餘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或作制）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樂間、樂（或衍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秦并趙北向迎燕

燕王喜

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茲（燕之誤）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

是秦、趙有郤（應作隙）。秦、趙有郤，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

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應增命）於秦矣。臣切（竊之誤）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或作攻）燕。

荊軻刺秦王

燕王喜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應作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排（應作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

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或作舍、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或作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

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應作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

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應衍願）交於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或作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應增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僕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

，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荊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

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應增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應作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

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與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諸侯得合從，其償破（或刪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荊（或衍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供太牢（應增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荊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或增遷）

，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或作懸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

，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讎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為之（或行為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受把其袖，而右手提抗（或衍抗）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興？」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或作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尸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收（應衍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二（或作三）

，殺人，人不敢與（應衍與）忤（或作悟，悟）視。乃令秦武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近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或作濮上）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慷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應作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或作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

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下（應衍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前

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出亡／），愿大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應增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拔秦王之袖，右持匕首搥抗（或刪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絕袖。拔劍，劍長，搯其室。時怨（或作恐，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還（應作環）柱而走。群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應增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應增荊）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

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應增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應增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應增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應增荊）軻也。」

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

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

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卷三十二 宋衛策 十五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

墨子救宋

犀首伐黃

梁王伐邯鄲

謂大尹曰

宋與楚為兄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

齊滅宋

智伯欲伐衛

智伯於襲衛

秦攻衛之蒲

衛使客事魏

衛嗣君病

已一都成買一胥靡

要言失時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

宋剔成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大說，許救甚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

墨子救宋

宋景公

公輸般（或作班）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

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眾。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

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鱉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楸、枏（應作楠）、豫樟（應作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惡（或作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犀首伐黃

衛悼公

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弊（敝之誤）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組三百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王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梁王伐邯鄲

宋剔成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

趙王曰：「然。夫宋之不足（應刪足）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公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

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說（應衍說）曰：「宋人止於此

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謂大尹曰

宋景公

謂大尹曰：「君日場合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則公常用宋矣。」

宋與楚為兄弟

宋剔成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以明宋之賣楚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

宋剔成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眾，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或刪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齊滅宋

宋君偃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鵲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或作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應作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契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智伯欲伐衛

衛悼公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應衍百），白（或眼白）璧一。衛君大悅，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

「大國大權，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

衛悼公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秦攻衛之蒲

衛嗣君

秦攻衛之蒲。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應衍復）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

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

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

衛嗣君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或作入）兵，（或增出）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博（專之誤）事秦，無有它計。」魏王曰：「諾。」

客趨出，至郎（或作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

衛嗣君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縹錯、拏薄也。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縹錯主斷於國，而拏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

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應增子）期。縹錯、挈薄之族皆逐也。

以一都城買一胥靡

衛嗣君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要言失時

衛嗣君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咎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應增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應作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卷三十三 中山策 十章

魏文侯欲殘中山

犀首立五王

中山與燕趙為王

司馬憙使趙

司馬憙三相中山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

李疵中山可伐

中山君饗士

樂羊食子明法

武安君白起與昭王論伐趙

魏文侯欲殘中山

魏文侯

魏文侯欲殘中山。常莊談謂趙襄（或作桓）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

犀首立五王

衛惠王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并為王，愿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

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

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應作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

，是奪五（或作四）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為利。」

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應作並）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

齊威王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應作百）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

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恥其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或作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

，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應增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應增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或增以）存之矣。」張

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

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憲使趙

趙武靈王

司馬憲（或作喜）使趙，為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憲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憲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應增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憲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憲三相中山

趙武靈王

司馬憲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田簡謂司馬憲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應增之），君弗與。司馬憲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

田簡自謂（應作為）取使，可以為司馬憲，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

趙武靈王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憲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應作得）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憲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憲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

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應作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力（或作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國已過絕人矣。若乃其眉目准頰（𠂔）權衡，犀覺偃月，彼乃帝王之後，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悅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憲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

司馬憲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悅。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憲曰：「王立為后，以絕趙

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李疵曰中山可伐

趙武靈王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中山君饗士

楚昭王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餌之（或作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嘆曰：「與不期眾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吳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士二人。」

樂羊食子明法

魏文侯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央，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或衍羊）食之。古今稱之（應增曰）：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武安君白起與昭王論伐趙

秦昭王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民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或作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

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或作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償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鋪饋，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想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或作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

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應衍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眾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境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

率，興兵甚眾，君所將之（應增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眾，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眾，取勝如神，況以彊擊弱，以眾擊寡乎？」

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

，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臣得設疑兵，以待（應作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眾，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合（今之誤）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

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

應侯慚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眾，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為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

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